



一九七七年全家歡度新年，攝於華府致福寓所。
時慈母已逝世五年。

在罄竹難盡，而今思來，歷歷在目。親恩似海，又怎奈「子欲養而親不在？」，而我的思親之情，正猶如「樹欲靜而風不止」，這種痛苦與悵憾勢將永伴我此生而無已時矣！今天如用陽曆計算，正好是爸爸離開我們一週年整，在這個忌日，我恭坐在供奉爸媽遺容的書房中，緬懷往事，含淚完成此文，想到爸爸媽媽生前對我們的慈愛，令我淚濕衣襟者數次。我謹在此向我最敬愛的爸爸媽媽保證，今後我一定會秉承慈訓，實踐力行，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努力為家為國爭取榮譽，我決不會忘本，也決不會忘記您們對我的期望，希望爸媽在天上保佑我奮鬥成功。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三日

於明尼蘇達州
國際瀑布城

父親的愛

錢致福

一個溽暑的星期天上午，我帶着兩個孩子，坐在書桌邊，教他們算術與代數。「李先生今年四十歲，他的兒子十五歲。幾年後，李先生的年齡是他兒子的兩倍？」當我靜候女兒在專注地排列計算方程式的時候，不禁興起了對父親的懷念。卅年前的兒時生活又一幕幕地浮現在腦際。這一類的「年齡問題」正是當年父親每個星期天不憚其煩地教我兄弟兩人四則應用題的題材之一。每一類的問題，他總用以簡馭繁的方法，引用有趣的實例和譬喻來講解，使我覺得興趣盎然，也就會自動地再作深一步的探討。讀書和求知的習慣，就在這種環境的薰陶下養成了。父親這份無形無價的愛，真是韻味雋永。面對着孩子，回憶到父親的音容，不禁黯然神傷。往事歷歷如繪地湧上心頭。

民國卅七年的夏天，我報考臺北成功中學的初中。應考那天，父親特請假親自陪我前往。那時考場的設備簡陋，陪考的家長都佇候在露天操場中。父親任烈陽的烤曬，給我精神上的鼓勵與撫慰。我每次步出考場的時候，總看到父親在引頸盼望，又為我準備冰菓汁解渴，心中頓覺安全與自信。放榜那天，父親帶着我去校門等候。我總算沒有辜負父親的厚望，榜上有名。記得父親在榜上找到我的名字時，興奮得把我抱了起來，指給我看自己的名字。對一個未及十一歲的孩子來說，上榜似乎遠不及博得父親的歡心重要。我體會到讀書能使爸爸高興，因此進了初中以後，就一直勤奮用功。

在我的兒時記憶中，家中的經濟情形一向不裕。可是一家四人甘苦共嚐，生活却充滿了情趣。我剛進初中的那年，父親每天下午都犧牲了午

睡，步行至路口搭公路局班車去基隆協辦疏導基隆積貨工作。領到的差費，就用來貼補家用。某日颶風過境，父親逾時未歸，我們母子三人倚閭佇候，焦慮不已。風雨咆哮聲中，終於盼得父親歸來。他週身淋濕，但無絲毫抱怨，却爲了遺失一枝珍愛的派克鋼筆而惋惜不止。晚飯桌上，雖然都是母親做的可口小菜，可是父親却面露愁容，一直在追憶那天用這枝筆的時地。看到一向飯量過人的父親，面對喜愛的菜餚亦祇淺嚐即止，我意會到他的心情沉重。父親這種勤勞惜物的美德，留給了我深刻的印象。

父親對我兄弟督促與要求，始終很嚴。我在唸高二的時候，有一次修稟上外祖父母。文筆措詞，未經細心斟酌推敲。父親審閱之後，大不以爲然。召我去書房，當面逐字刪改，嚴斥我文字粗俗，而且疏懶敷衍。立即指定我閱讀曾文正公家書中若干篇，作爲自修作業。我羞慚之餘，認真地做了作業，確實獲益匪淺。兩年後，父親奉派代表我國往曼谷出席聯合國遠經會的運輸會議，我曾上稟向他叩安，表達思親之情。爸爸立即有慈諭覆我，對我的文字修詞備加讚許，並告知他讀信後內心的歡悅。父親一向不輕易誇獎，這次我聽到他的稱讚，而且知道自己能使父親在旅途寂寞辛勞中獲得安慰，心中的欣慰真是億言難宣。我對賞罰嚴明的父親，亦更加敬愛。

我在負笈海外，成家立業之後，依然享受着父母親的慈愛。祇是愛的表達顯得更深刻，更含蓄。每次慈諭，皆囑兒媳共覽，絕無父子母子私語。雙親視兒媳如女兒，對她的疼愛，似猶勝於對我。想係父母親自己沒有女兒的原故。內子感受之餘，乃亦推誠侍奉。大家庭的和睦一直爲親友所稱羨。民國六十一年三月十六日，慈母棄養，父親悲傷逾恆，也體惜到我懷念母親之苦，因此在父兼母職的情形下，對我兄弟妯娌四人，慈愛更深。父親爲人處事，一向仔細。事無巨細，都明察秋毫。民國六十二年年初，父親來美，曾在我家稍住，歡敘天倫。他即察覺內子喜吃臺灣的土產

蜜餞。那年耶誕前夕，內子收到一隻父親寄來的包裹：一大包各式各樣的蜜餞橄欖，她深深地感動了。可是更受感動的是我本人。能表達這份真摯深動的愛，祇有真正瞭解我，真正疼愛我的父親！

父親對於兩個孫兒，真是愛得無微不至。他會陪他們遊戲，也常帶着他們步行去附近的電影院看兒童電影。沿路上有說有笑，教他們用步數來計量距離，藉以訓練他們的耐性與專注力。每次看電影，總給他們飽享「泡泡康」與冰淇淋。孩子們都盡興而歸，我不禁敬佩父親對兒童心理的瞭解。一九七七年春假中的一個長週末，我們全家開車去紐澤西州兄嫂家探視父親。那次他就告訴我腸胃常感脹痛，精神亦不如昔，不過還是早已安排了節目，帶我們去紐約彭園吃中飯，再帶孩子們去麥迪森廣場看馬戲團表演。我伴着他爬樓的時候，他不時囑我放緩步伐，唯恐不支。爸爸福體一直健碩，我亦未過分憂慮，還以爲祇是飲食不慎所引起的不適。不料在六月十四日，他即以左腎長有惡瘤，入院切除，是爲病魔纏擾父親的開始。手術後的當夜，在醫院的病床上，父親憔悴的病容使我首次體會到老境已殘酷無情地侵蝕到父親的人生旅程中。漫漫長夜，我守在他的病床邊，不覺得疲倦，祇覺得空虛。我含淚虔誠地向蒼天默禱，賜我歲月，圖報慈恩。似乎上天真憐我孝忱，讓父親在手術後，恢復得異乎尋常地順利和迅速。我的心靈，也獲得了短暫地休憩與平靜。

父親對我學業事業的關切與重視，並不隨我年歲的增長而稍減。一九七八年三月，我倖獲華府科學院頒予的一項工程科學獎，那時父親已搬來馬里蘭州我的家中，且於四個月前接受了第二次大手術，切除了部份直腸，並在接受化學治療中。體力孱弱，病勢起伏。當我以此事稟告之時，爸爸欣悅興奮之情，不減當年。即囑內子代購賀卡一張，在病榻前勉力握筆，以恭整的字體，寫了長達一頁的賀詞。在我應服務機構安排下作學術講演的那天，他竟在內子的扶持下，親來出席。我在人羣中見到自己削瘦虛弱的父親，心中驚喜交集，也無限感傷。那夜我進房向爸爸道晚安的時候，他留住我，撫摸着我的肩膀，用微弱的聲調告訴我他心中的歡悅與驕

傲。我看到父親的體型日益消瘦，也感覺到他老人家的雙手抖顫，忍不住哀情的激盪，我流下了傷心的眼淚。我開始感受到子欲養而親不在的哀痛。我珍惜父親的愛，但也知道這份愛不久將祇有自憶境中去追尋了。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殘酷的事實終於出現了，父親悄然地撒手離開了我們。噩耗在我的心中掀起了驚濤駭浪，頓時我覺得痛心絕望，眼前一片淒涼。庭院中枯黃的落葉，炭爐中冰涼的灰燼，都不足以譬喻我哀痛的心。我麻木地會同了哥哥，護送父親遺靈返臺。兄弟含淚遵慈父遺囑中的吩咐，自臺北家中的箱櫃中取出了父親珍藏多年的一包先母遺髮，與父親在接受化學治療期中脫落的頭髮一包，妥當地合併葬於雙親的墓穴中。我也在父親的遺物中，找出了他老人家預先為兩個孫兒寫好了的聖誕卡片。我懷念父親的愛，忍不住痛泣失聲。父親的一言一行，都充滿了愛的教育：他教我珍惜夫妻之愛，他教我重視天倫之情。正如他當年教我算術一樣，教得如此生動，如此真切。

父親棄養瞬已一年，他老人家留給我的慈愛與遺訓，支持着我渡過了無數個艱難痛苦的日子。父親的一生經歷，啓發了我對人生真諦的認識。我懂得把挫折視作人生過程中的機遇；我體會到忍耐能換來內心的平靜。我學會了接受生老病死為人生自然的步驟；我領悟了生命的真義是把仰承的親恩慈愛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一年來，多少次我午夜夢迴，為追念父親而淚濕衣枕；可是，多少次我也依賴着父親的遺訓，振作起來，擺脫了哀思消沈，堅強地抹乾淚水，肩起扶育下一代的責任來。父親留給我的慈愛，給我對人生的啓示，成為我生命中的動力。

我覺得自己幸運，能在嚴父慈母的孕育中成長。在父親的磨練訓育下，我着實地學到了在社會上立足的基本技能；在母親的慈暉溫暖中，我學會了如何享受和施與人間的慈愛。在人生的旅程中，我雖已征服了許多段崎嶇坎坷的路途，可是我知道前程依然荆棘遍佈。我不畏縮，我不猶豫。我知道，在這份濃郁的親情慈愛中成長的我，實在無法覓得辜負雙親厚望的遁辭！（一九七九年十月於美國馬里蘭州）。

悼念錢沛霖學長

沈兆龍

去年（六十七年）十月十三日下午，沛霖學長次媳沈育三女士，從馬利蘭州家中給我來電話告以沛霖學長已於當日上午在明尼蘇打州第羅斯城逝世，惡耗傳來，不勝哀悼，是日恰為西俗不吉利的日子，那是星期五，是十三日，我不得不相信西洋習俗了。

最後一次和錢學長晤面，是去年八月十五日在紐澤西州劉軒吾學長家中，那天是我們幾個交大後期同學為慶賀陳贊青（廣沅）學長伉儷八十雙慶，壽堂裡的慶賀幛子題字格式和內容，是錢學長設計，而由劉學長執筆，那時他身體已經很壞，他仍抱病獨自由華府搭火車前來參加，精神疲蔽，但這一份學誼，不但壽公壽婆極為感動！我們也敬佩不已！在劉府勉強停留了兩天，軒吾兄嫂照料極為週到，最後他實在體力支持不了，由致福世兄夫婦前來接回馬利蘭州家中休養。我們都盼望他能渡過難關，恢復健康，想不到這次見面，竟成永訣了。

其後他由致福家中前往明尼蘇打州致泉世兄家養病，每週由致泉處得來消息，均是情況好轉，日有進步，甚引為慰，我當將所得好消息再轉告贊青老學長及軒吾兄嫂，大家都感到高興，我很想到明州去探視他，飛機票已訂好，但因致泉所居萬國瀑布城機場修建，需要轉道，致泉再三叫我暫時不要去，因為交通實在不方便。十月初致泉來電話，告以最近醫生診斷，認為不是癌症，但胃部需要開刀，即將伴送其尊人去第羅斯城一家醫院施行手術，不久致泉由第羅斯城來電話，告以手術施行前檢查，一切情